

摘取金星的勇士们

ZHAIQUJINXING DE YONGSHIMEN



新长征人物赞

1253/18

摘取金星的勇士们

本社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66182



新蕾出版社

766182

摘取金星的勇士们

*

新蕾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75 字数87,000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R3213·2 定价: 0.44元

内 容 简 介

这本书共有十二篇文章，写的全是体育运动员的故事。有登上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的女登山家潘多；有荣获第三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的葛新爱；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子跳台跳水冠军陈肖霞；第八届亚运会体操个人全能冠军蔡焕宗；还有闻名世界的举重健将陈镜开以及绚丽多彩、异花奇开的篮球、网球、击剑、象棋、围棋等优秀选手吴忻水、顾明华、栾菊杰、胡荣华、聂卫平等。读一读这些生动的故事，不仅能激励你锻炼体魄，而且会从中学到为国争光的志向，勇于攀登的精神，刻苦磨练的毅力和团结互助的风格。这对新长征中的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将大有好处。本书适合中学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及广大体育工作者阅读。

出版说明

《新长征人物赞》丛书，按战线和内容分册，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天津新蕾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丛书通过介绍为完成新时期总任务而战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先进集体的生动事迹，为少年儿童树立学习的榜样。激发孩子们的上进精神，积极做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才智的准备，誓做党的忠实儿女和新长征的接力人。

目 录

“世界上最高的女人”	
——记女登山家潘多	鲁 光 (1)
奇花放异彩	
——记优秀乒乓球运动员葛新爱	黄新根 赵辑贤 (17)
一颗璀璨的金星	
——记著名体操运动员蔡焕宗	符 萍 (33)
通向冠军的道路	
——记优秀跳水运动员陈肖霞	吴晓民 (48)
重任在肩	
——记著名篮球运动员吴忻水	傅溪鹏 (65)
网坛绽奇葩	
——记著名网球运动员顾明华	卢 璐 (76)
祖国啊，我的母亲	
——记优秀羽毛球教练王文教	傅溪鹏 (91)
闪光的杠铃	
——记著名举重老将陈镜开	温仲玉 (108)
从小冠军到大冠军	
——记著名象棋选手胡荣华	郑 马 (117)

关不住的春光

——记著名围棋选手聂卫平……………何慧娴 傅溪鹏(131)

雄剑再度，巾帼新篇

——记优秀击剑运动员栾菊杰……………吴晓民 郭毅能(144)

最大的奖励……………彭新琪(160)

“世界上最高的女人”

——记女登山家潘多

鲁 光

少年朋友们，你们听到过潘多阿姨的名字吗？

我想，有许多少年朋友是知道的，因为她登上世界最高峰以后，报纸上登过她的照片，介绍过她的英雄事迹。在新长征中，她又被全国妇联评为“三八红旗手标兵”，在报纸的光荣榜上登过她的名字。

潘多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女登山家。外国记者幽默地 把她 称为“世界上最高的女人”。其实，她的个子并不高，不过身体很壮实健康，脸是圆圆的，肤色黝黑，是一个纯朴、憨厚而又勇敢的藏族妇女。

她今年已经四十来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她登过许多著名高峰，经历了许许多多神奇、惊险的雪山生活。尤其是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战斗，更是惊心动魄。她的登山故事，虽然发生在前些年，但对我们今天攀登新长征途中的座座高峰，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

下面，咱们就开始讲述这位藏族女登山家征服世界最高峰的故事：

潘多和八位男登山队员一道，走完了通向世界最高峰的漫长而艰难的里程，从北坡胜利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站在地球之巅，放眼望去，脚下是茫茫云海，重重雪山，头上是阳光灿烂的无垠苍穹，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蓝色的天空。此刻，她确实已经站立在我们星球的最高点上了。

她眼望着在世界最高峰上猎猎飘舞的五星红旗，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哭了。是啊，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更幸福、更激动的呢！

宏 愿

六十年代初，在帕米尔高原的贡格尔九别峰下的一个岩石坡上，露宿着两位藏族登山姑娘，一个是潘多，一个是她的战友西绕。她们从一九五八年参加登山队以来，已经两次创造了女子登高的世界纪录。一九五九年，她们征服了海拔七千五百四十六米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打破了法国女子克·郭刚保持的海拔七千四百五十六米的世界登高纪录，为祖国

争得了荣誉。这次，又登上了海拔七千五百九十五米的公格尔久别峰。她们刚从峰顶下撤，天气突然变了。狂风骤起，暴雪满天，乌云从四面八方的峡谷向峰顶汇拢，把天空遮盖得墨黑墨黑的，使她们不得不在峰顶下找个地方过夜。在这高山的风雪之夜，她们想着什么呢？是自己的安危吗？不是！是再次创造世界登高纪录的喜悦吗？当然，她们是很高兴的。不过，并没有沉湎于已有的胜利之中，她们憧憬着新的胜利。作为登山运动员，她们的宏愿是征服世界最高峰。西绕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中国妇女的足迹印到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上去。战友的话，正说到潘多的心坎上。她笑了，她下决心跟这位可爱的战友一道去



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

可是，在第二天下山时，她们碰到了“白色的死神”——巨大的雪崩。地动山摇的“轰隆”一声巨响，仿佛雪峰倒塌，一下子把她们打出一百五六十米远，深深埋进雪堆中。潘多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许已经掉到冰裂缝里去了，她感到胸闷、窒息。她使劲往外爬，最后脑袋露出来了。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被埋在雪里，现在雪还齐胸深呢！她艰难地走出了雪窝，但她的高山眼镜、鸭绒手套都给雪崩崩掉了。不一会，眼睛象针扎似的疼痛，她得了雪盲，眼前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战友们上山来接应她，才安全地回到了大本营。可是，她的战友西绕却不幸在这次雪崩中牺牲了。

白色的死神，虽然没有夺走潘多的生命，却使她的肉体受了伤残。但是，这并没有吓倒她，没有动摇她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决心。这一夜，她躺在帐篷里，久久不能入睡。她想得很多很多。

潘多这个名字，是母亲给她起的。意思是“有用的人”。可在旧西藏，她从小就沦为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后来，虽然逃出了奴隶主的大院，却又跟着妈妈替外国商人当上了背伕，一年到头驮着沉重的木箱，奔走在世界屋脊的冰雪山道上。西藏和平解

放后，亲人解放军才把她救出了苦海，使她成了西藏的第一代农业工人。之后，她又被挑选到中国登山队。她永远忘不了，妈妈临死时对她说的的一句话：“佛，不护我们穷人，护着富人。毛主席、共产党，才是我们穷人的贴心人，大救星！”她是铁了一条心跟党走。刚参加登山队时，她并不了解登山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给解放军带路呢！但党叫她登山，她就豁出命去登山。后来，她才知道，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在绵延起伏的山峦中，蕴藏着丰富的宝藏，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大自然的奥秘，等待着人们去探索；许多世界著名的高峰，等待着人们去征服。她深深地爱上了登山事业。而她那粗犷、泼辣、倔强的性格，又使她在登攀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一九六〇年，她参加了中国登山队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战斗。不过，当时女子没有登顶的任务，她只是作为一名运输队员，为登顶的男队员往山上运送物资。但那次登上顶峰的王富洲等三名登山英雄的事迹，却深深地感动了她，鼓舞着她，使她暗暗下了决心，有朝一日，也要象他们那样登上世界最高峰，为祖国争光。当然，她也懂得，高山上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冰川纵横，陡壁林立，而且常常发生冰崩、雪崩，真是每上一个新的高度，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不过，她

决心成为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如果为此而献出了青春和生命，她也在所不惜。

但是，登珠峰的机会姗姗来迟。一直等到一九六六年，才传来喜讯，说是一九六七年，将再次向珠峰发起突击。她和登山队的战友们来到珠峰脚下，建立了营地，紧张地进行训练。可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林彪、“四人帮”在全国大地上制造了一场大混乱，一切美好的计划都付诸东流了。在那些日子里，登山队被解散，对祖国人民有贡献的登山队员被诬蔑成“为修正主义卖命”。潘多和她的丈夫（登山队教练）离开登山队，过着清闲的日子。但对一个登山运动员来说，宁愿在祖国的高山峻岭过饮冰卧雪的艰苦生活，也绝不愿这样碌碌无为地虚度年华。人生中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剥夺了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的权力！

老 当 益 壮

一九七四年深秋，潘多正在她丈夫的老家——江南水乡闲居。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一位登山队的老战友在信中告诉了她一个大喜讯：邓小平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恢复登山队，同时，还透露了第二年登珠峰的消息。

潘多拿信的手颤抖了，眼睛潮湿了。她兴奋地把孩子叫到身边，深情地说：“妈妈又要去登山了！”

可是，潘多的青春年华已经白白流逝过去了。那年，她已经三十六岁。对一般人来说，三十六岁，并不算大，也许还可以勉强称为青年。但对运动员来说，这个年龄就是“老”的标志。“老”了，还能归队，还能重上雪山吗？潘多并不服老，她觉得，埋藏在心中的征服珠峰的宏愿尚未实现，就不能退出登山队伍。她与爱人商量了一下，把孩子托付给亲友，毅然登车北行，向国家体委申请归队。

归队后，等待她的是多么艰苦的训练啊！她年轻时，健壮得象一头牦牛，摔起跤来，连许多小伙子都不是她的对手。可如今她已跨入中年人的行列了。负重行军、越野跑，她总是远远地落在年轻队员的后面。有时，年轻队员跑回住地，洗完澡了，她才蹒跚地跑了回来。不过，不管背得多重，跑得多累，她每次都用坚强的毅力坚持跑回终点。当时，登山队住在京郊的一个水库边上，常常在水库大坝的石头坡上进行负重训练。有一次，潘多“背人”爬坡。她背的那个男队员，虎背熊腰，体重一百六十多斤。开头，当这个沉重的队员趴在她背上时，她怎么也站不起来。但她不气馁，喘息了一阵，又蹲下来背他，这次终于站起



来了。她一步，两步，三步，慢慢地往坡上挪动步子。石头坡是那么陡峭，而且那么漫长。她双眼瞪着自己沉重的双脚，紧抿着嘴唇，按照藏族上台阶的办法，走“之”字形，终于一直坚持背上了大坝。汗水湿透了衣衫，都可以拧出水来了。一次训练课，不是背一趟，而是要这么背十趟。一天训练下来，她浑身酸痛，连上

楼梯都很困难，再加上过去登山中受的老伤复发，火烧火燎地疼，夜里往往久久不能入睡。有位老队员看到她上楼梯时那么艰难，半开玩笑地说：“潘多，年岁不饶人，你这样练法，还想回到青年时代吗？”

当然，她知道，人是不能返老还童的。但是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宏愿，在鼓舞着她苦练。是啊，不苦练，将来怎能顶得住世界高峰上的狂风暴雪呢？怎么登得上象三千层楼那么高的峰顶呢？

待到一九七五年春天，她坐着飞机向世界屋脊飞行的时候，她的身子已经练得很结实健壮了。她从机窗望着大地上起伏的群山，黝黑的脸上，浮现着憨厚而又充满信心的笑容。

闯 天 险

攀登珠峰的大本营设在海拔五千米的绒布河谷。几十顶帐篷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帐篷村。潘多和年轻的登山姑娘们都在这里居住。只要打开帐篷门，向南望去，那高耸在群峰之上的，她们日夜思念的珠穆朗玛峰，就历历在目。珠峰的景色是那么奇特、壮丽。清晨，群峰还在安睡，珠峰那金字塔形的峰顶已经沐浴着金色的朝阳。傍晚，帐篷村、山谷已经暮色苍茫，珠峰顶上还残留着一片金黄的霞光。夜晚，月亮、星星都特别大，特别明亮，月光如轻纱笼罩着白色的雪峰。山上，还有壮丽的冰塔林。那些形状美丽的冰塔，在阳光下闪耀着奇光异彩，是世界上最优美的大自然的艺术画廊。当然，珠峰更多的时候是狂暴的，天气变化无常，地形又特别复杂，通往顶峰的道路上，布满了重重天险！

潘多和她的年轻女战友们，与男队员并肩奋战，闯过了“白色死神”肆虐的北坳，冲过了使人站不住脚的大风口，翻过了曾经使外国登山家谈虎色变的“第一台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她的年轻的女战友们一个个都下撤了，在突击顶峰时，女同志只剩下了她自己一个。而在她面前，还横亘着最后一道险

关——“第二台阶”。

“第二台阶”，其实是峰顶下的一堵岩石陡崖。因为它座落在海拔八千七百米的高山上，登攀起来就格外的困难。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英国登山家曾七次企图从北坡登上珠峰，但没有一次成功地越过这道天险。有一次，两位著名的登山家，还在这儿附近被暴风雪刮得无影无踪。所以，一些外国人就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说什么这里是“连飞鸟也难越过的地方”，“是人类至今未能越过的死亡地带”。

在攀登“第二台阶”的前夜，突击队党支部书记索南罗布对潘多说：“大本营叫我转告你，现在女同志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是一个人，但你是四亿中国妇女的代表啊！队党委希望你拿出最大的勇气，以共产党员的勇敢精神，克服一切困难，登上世界最高峰。”

尽管潘多上顶峰的决心已经那么大，克服困难的勇气已经那么足，但在此时此地又听到党组织和同志们如此语重心长的嘱托和期望，心情仍然是特别激动。她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身上的力量也更足了。她想，志在顶峰，绝不在半山停留，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要爬上顶峰去。她激动地对战友们说：“党和人民的嘱托，同志们的期望，我都记下了。明天，我和同志们一起上珠峰，决不落下一步。”